

集部

家藏集卷五十六

明 吴寛 撰

祭文二十六首

祭陳祭酒先生文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正月初三日甲午門生翰林修撰吴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前國子祭酒方菴先生陳公之靈嗚呼先生而止於斯文章足以傳來世

議論足以動當時節行足以為流俗之表學術足以為後生之資凡先生之所以自立者固無容議而為一小人之中傷不待終日而足以去之蓋論先生者天下之公而去先生者一人之私嗚呼先生自信太過自負太奇寧墮乎人之計不愧乎天之知豈同舍亡金之難辯將遠附乎漢之不疑徒使學士大夫門生故友稱先生之冤者扼腕歎息至於泣下之漣洏寛昔童年登門求師孺子可教以扑以麾逮赴試於禮部擬卒業於經帷

夫何寬之不幸而先生殃禍之是罹俄除名於仕版旋托
體於靈輀既鶩而定有哭以悲幸舊學之未忘偶不棄
於有司及大廷之對策何天子之寵綏原寬之所以致
此非先生之教而為誰卧龍之山卜葬有期考平生之
事行在墓道之當碑將乞文於知者　維劉太常直筆之可
垂亦有文藁其光陸離行刻木以傳世維丘刺史精擇
而無遺夫先生之為人固不待二者而顯然非是無以
慰吾黨之思其餘不可以多及視寬之力所能者而即

為緘詞遠奠薦此一巵嗚呼哀哉

祭葉侍郎文

維成化十年歲次甲午六月二十五日戊寅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近故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鄉先生文莊葉公之靈而言曰嗚呼公乎國之名臣鄉之老師今則云亡還葬有期我有哀誄假此陳詞惟公蚤歲聰明内閑坦坦施施莫測其際人或無知謂公不慧既入鄉校乃登賢科操筆為文勢如懸河出

其端緒所蓄則多歲在巳巳龍輿北狩給事禁中公也留後事宜可行章疏即奏凡所建白人謂何驟公曰國事臣子之疚卒却彊敵都城如舊軍興告病出參陝政克贍邊儲士卒用命朝議偉之尋徵入之中臺有法付公執之猺獞跳梁嘏公南行挾我藥物救彼殺傷自掩功能潛走猘狂嶺外單車漢之祝良猺獞既懷惟此玁狁逐北之餘伺我蠢蠢有城有堡有庾有囷上谷之郊制禦斯盡北門鎖鑰宋之寇準公雖勞矣未可丐閑六卿之

亞名公而還以典三禮以統百官在帝左右大袍高冠議論從容有闗彌縫國有外事亦復勞公黜涉南甸相視西戎嗚呼公乎貴顯莫逾臞然一儒如齊晏子不見有餘門無過謁家無蓄儲惟其好義振窮恤孤寤寐鄉賢希文為徒公之文章宜在館閣典雅渾成不露芒角南豐之純臨川之約而復劬書矻矻窮年手不停披以考以研碑文咢銘竹簡韋編鄴侯之富歐公之全嗚呼公乎學識之長才德餘事有如不亡未見其止累朝眷顧

寵遇實隆沒也訃聞震悼哀眾賜謚易名以示優崇生榮死哀恩被始終凡民有喪匍匐酸辛有如我公豈曰凡民鄉之老師國之名臣一觴跽進鑒於斯文

祭褚御史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八月癸卯朔越二十七日己巳友人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監察御史褚君昌肖之靈曰嗟嗟昌肖昔登賢科名顯於世矣而出宰大邑遽當乎長民之寄及擢憲臺身顯於位矣

而廵歷數州適兼乎校人之事安不足以酬勞樂不足以償畏此固盡瘁事國者不以為意也今則一病浹旬醫莫為技舍館方遷遽焉永棄氣將絶而復噓目不瞑而若視則亦以言為責者未得遂其志也容囊蕭條歛含無備僮僕扶棺哭殯於次雖行道者惻然況乎鄉里知舊不為之灑淚哉所幸不亡君尚多嗣樹立而興其後可兾具薄奠而寫哀託微詞以為誄

祭蔣元用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六月十日丁未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樂亭令蔣君元用之靈嗟嗟元用器局淵宏渺乎其際群居嬉嬉莫見明叡然而伸紙疾書滔滔不滯出其緒餘遂取科第場屋之間固已服其文藝至於小試治才寬而有制事既克集民不告厲則田野之內又皆沾其德惠也嗟嗟元用有胡質之清夫既常畏人知有陽城之勞而獨不為身計致一疾之久纏踰十年而長逝慨祿養之不終況恩封

之如例故雖死而不瞑豈戀戀於斯世嗟嗟元用遺腹有子甚秀而慧母氏鞠之後尚可繼親老而能慰者在斯想其方長號而忽收淚也返葬於鄉冐暑廹遽何以寓哀致此薄奠

祭賀其榮文

維成化二十年歲次甲辰二月三十日丁亥翰林院修撰吳寛謹以清酌庶羞祭於亡友觧元賀君曰吳下之别忽經五年春試有期君來必先謂當一見握手驩然

豈意解裝病已久纒館我半月寡笑與言言及此来利名所牽吾父且老可緩一官令既病甚命也在天奉身還家俟病稍痊終隐不出薄置田園吾時語君君尚南旋仕路信勞拙性不便後當相從南陌東阡顧此數語天胡不憐人願竟乖遂隔九泉嗟君待我師友之間死於我殯中情乃安或者不察驚歎而傳維昨禮闈吾濫預焉折卷填名實多省元使君不死孰後孰先袍笏潘街簫鼓喧闐乃有喪車蕭然道邊孤懐感傷出涕漣漣

扶護維允步有吳船還葬于吳水道可沿剛正而文直亮而賢其人如存有棺未遷令也則亡舍館實捐觴豆在案往矣勿諡

祭李士英文

維成化二十年三月二十日丁未友人安福劉震長洲吳寬致奠於翰林編修李君之靈昨者柩遷城南吾二人適入試院不獲一送甚戀戀也今既事畢而出佛寺蕭然猶及奔走而遣奠也夫送死有奠送生有餞餞者

有時而還莫者無時而見也嗚呼悲哉凡君之葬有志有表庶幾平生可以為傳也然則區區觴豆之意特寓乎知死之哀而不必其言之羨也嗚呼悲哉

祭亡弟原輝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二十六日癸酉兄右春坊右諭德寬遣姪奎具清酌庶羞祭於亡弟原輝之靈曰去歲九月送子於郊孰謂此別永不相見聞訃以来悲痛無已親友勸說豈能釋然子有厚德鄉黨所

知知之尤深宜莫如我當夀而夭則莫知焉我仕於朝一紀餘矣不墜家業以有子在今復何恃實懸我心子幸有男秀而可教議婚於朱其事已成日用之計周甥是倚撫教之恩諒不肯負因此薄奠畧陳數言中懐萬端豈能盡述惟昔長兄不及中夀豈意至子又損數年顧影孑然我獨尚在勢孤力寡生世幾時雖欲不悲亦不可得抱病来省子情已盡我繫於官獨何為情子病在身勸子少飲今則已矣盡此一酌嗚呼哀哉

祭周原已文

維弘治二年歲次己酉七月二十日丙子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寛具清酌庶羞遣姪奎奕奠於故原已院判之靈曰自子别去屢得手札每言瘦軀二豎爲孽其後一緘置此不説我意子病勢當漸脱孰知訃聞纔距兩月墨蹟宛然尚可展閲昔者之来豈遂訣别中心感傷其痛如抉當寢或夢對飯或噎追思往時雅會不缺月夕花朝詩卷有跋幽憂之懐藉此慰悦子既

南宫尊爼且輟謂當還鄉此興終發令則已矣顧先我沒子年不衰而位方達子名雖揚而志尚鬱士行既修世澤未竭子於人間亦尚可活所為至此理不可詰維子與我交親甚切凡子平生畧具墓碣亦有哀章和者更迭馳此叙哀千古契濶

祭邵文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正月二十日癸酉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兼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傅

瀚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李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東陽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謝遷吳寬左春坊左諭德林瀚掌國子監司業事右春坊右諭德劉震翰林院侍講謝鐸謹以清酌庶羞之儀馳祭於亡友中順大夫嚴州府知府邵君文敬曰嗚呼文敬生何所好世亦有之莫與君並君之於詩其視唐人則如賈孟冥搜極討思苦而清皆可以詠君之於書其視晉人不必大令博傚旁摹蹟麗而奇偏

工草聖君初善奕坐客滿堂縮手敢競後始謂此非仕所宜益務為政中心自許劇郡可居不惟簡静彼不知者拔之窮荒幾負才性後吏東浙衆曰宜哉方為君慶到郡未幾矻矻設施民安吏聽詩書且置尚以奕為期必報稱惟志初立惟名方揚而身已病豈其心勞如昔陽城力不能勝凡人所遭修短盛衰莫不有命而君於此獨預其短復遽其盛豈非命耶尚復何言惟順其正君喜交游聞訃以來遠莫賻贈眉目了然如見其人嗚

呼文敬

翰林祭楊文懿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二月癸未朔十九日辛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寬謹以柔毛剛鬣之奠致祭於吏部右侍郎詹事府丞諡文懿楊公之靈曰公以易直之資高明之志美麗之才清雅之思心有所獨得每訂定乎經書口有所欲宣悉發揮於文字信賢科之有人置詞林而得地今上之初進賢以類識公老成侈以祿

位峩之宫僚擢之吏侍固俾展其才猷實欲試之政事四海之内方共仰其功能數月之間已屢避乎名勢疏封竟獲乎陳請館閣遂專乎載記何信史之垂成俄哲人之長逝惟盖棺之後而士論始公况易簀之時而令命亦治此可見其身之歸全庻不憂乎人之責備令則卹典既加復賜之謚出朝廷之殊恩為儒者之極致猶惜乎當代之燕許頻亡其手筆尚俟乎後世之子雲或識其腹笥春雲在空黯然魂氣拜送柩車斯文情義而回視

乎一門之盛群鳳聯翩莫不在乎丧次則公亦可以無

憾乃復為公一慟而收淚也

祭吳參議文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丙子朔越二十三日戊戌

同年友吳寬謹以清酌庶羞祭於故雲南參議吳君文

盛之靈曰君以廉慎之操精敏之才官事湔前談笑而

裁昔自工曹遷於遠省俄遭内艱驥足未騁及兹服闋

復來京師卧病旅舍骨立形衰僮僕遑遑溘焉就木有

客入門莫弔而哭同年廿載下世已多如君之賢其人幾何自昔有喪匍匐往救曷以寫哀薦此觴豆

祭徐文靖公文

維弘治十三年歲次庚申八月癸未朔越二十七日己酉諸生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馳祭於少師文靖徐公之靈曰寛昔居鄉稔聞公名及既入仕識公於京蒙不鄙棄歡如平生詞林多暇語輒僕吏公位益高不自驕盈引進後輩藹如父兄道義

之語至今服膺公之立朝惟恃忠誠巍巍黄閣髙不聞聲百官盡職萬姓安生黙相之力天子仰成寵任之重不替而增公曰可矣豈乏之賢能引退未已有疾忽嬰終獲所請勢位已輕公卿餞送殆空一城道旁嗟歎亦有黎氓公之厚徳於兹可徵曷不留公長存典刑何奪之速天豈瞢瞢殯於髙堂南望宜輿未能一慟中心怦怦聊此叙述以洩私情

翰林祭徐文靖公文

公自少年已擢髙第徧歷清階不以吏事及壯遭逢憲
皇在位受知特深舊學有自欲付大任吏事卒試拔之
詞林用不以次令上之初以公是遺何以處之深嚴之
地乃職論思乃典内制乃預機務寵用日異公所禀受
清明之氣公能承載深厚之器大事在前從容暇豫身
任其難事竟克濟謂公才優實則容綴謂公量宏實則
謹畏忠言上摩厚澤下被輔德以成從欲以治補益則
多而力亦瘁曰病在躬疏乞休致恩旨慰留莫奪其志

歸榮幾時有訃忽至宸衷惻然老成見棄特輟視朝爰及贈謚卹典加等以報勞勩嗟今之人有望莫致謂位不得謂時不值考公平生無所不遂朝士念公自相弔慰况也相從館閣契義撫棺無從徒發永喟薄奠遥馳惟寓哀思

祭文温州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一月丁巳朔越二十四日庚辰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遣姪奕以清

酹庭羞之奠致祭於故温州太守文君宗儒之靈曰官制之分必有内外外與民親守令為最君兩為縣永嘉博平並有異政卓爾騰聲孰不名用君當稱首讒言阻之而君顧後太僕有丞丞實負予歛其施設困翼不舒君曰何哉莫非命吏馬政必修以復故例列郡相顧惟循其常例卒不復吾其故鄉稱病七年田園自足大臣薦揚有詔以促君曰何哉吾心已安況也古温郡寄孟難未至百里父老争候舊令載瞻如獲慈母興利除獘

扶弱抑强或怨或詈吾身自當奏疏迭陳莫匪民事或
格或行吾力已至終欲引去自劾無能民則固留身不
可興嗟哉君子何命不淑季夏七日一逝不復郡失賢
守泣聲相聞何以繫思子孫氏文屬縣奔趍競以財賻
衰服纍然泣血以拒曰父在官無取於人於此取之上
累吾親君雖云亡幸有賢子治可移官信乎家理聞訃
數月時一戚然顧獨後死長君十年修短死生必有定
命聞有夢徵特假以病未及臨穴聊以寫哀復有墓文

以慰泉臺

祭李時泰憲使文

維弘治十五年歲次壬戌六月辛丑朔越八日戊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馳祭於同年友故陝西提刑按察使李公之靈曰緯矣維公早勤所務學於仲兄義同師傅並登甲科二鳳同翥公時方少奮翼莫禦乃駕使軺官籌初注乃入内臺曰爲侍御出廵淮南外嚴内恕憲體凛然勢要是懼爭避

遠之不俟言拒竟遭其讒從此而去去國數年萬里旅
寓居炎荒中德業益樹終焉讒言莫勝清譽臯司屢遷
聞望愈著下無兇民如谿雲霧維陝以西古號天府控
制民夷得專一路救敝扶衰日坐公署力則已窮才則
甚裕起則何淹逝則何遽何天不遺何人不遇抱負大
才將安所赴仲兄在朝過時悲慕南遷司空欲臨其墓
凡我同年哀莫能助遝具薄筵便道亦附公其有知幽
夢當寤爲舉一觴以盡平素

祭少詹事王公文

維弘治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乙未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禾眷吳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先化知縣王公之靈曰公當壯歲仕與民親惠政所及深得乎民三載告歸未盡其志宦業已傳而子已貴孰不生子貴如之何名重詞林豈惟高科再受恩封公正無恙髙蓋横金安此禄養封典未已子佐文銓壽終於寢有訃忽傳帝

念近臣何以為慰諭祭有文塋域是治凡此褒卹他人敢希予侍經幄匪以其私考公終身備享諸福人莫不虧我無不足忝同鄉郡久託親交無由執紼繫官於朝徽言可緘薄奠斯致遥望靈筵寫此契義

祭侍郎徐公文

維弘治十六年癸亥十一月二十九日壬辰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馳祭於南京工部右侍郎徐公之靈曰南望海虞壯哉為縣豈曰富彊實

稱文獻縣多故族徐有鉅人教以義方公德維淳少登甲科諫垣就列奏疏屢陳袞職補闕試以民事出牧大藩南北所至不求自安付以大任益盡其責都憲我官司空我職民終受惠國不傷財志行所學德副其才嬰疾尚微引去何速高節有餘衆望不足尚期名起以慰蒼生遽焉長逝惜哉老成遺言自卑德薄能鮮戒其子孫勿求䘏典有臣如公天子忍忘何以上聞憲臣有章質直勤勞世豈多有鄉賢凋謝相弔而走吳山伐石宜

刻褒賢無由臨穴致此惓惓

祭陳大玉文

維弘治十四年歳次辛酉三月初二日庚戌同年友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大玉之靈曰公寓西陲早受家學抱藝入京多士與角遂登甲榜乃列戶曹簿書錢穀身任其勞公有美才亦不即見迨擢大藩而事益繁江右民俗治之尤難以靜治劇以簡治繁工役大興惟時建國我勞其心民省

其力謂民頑梗父之母之居則易使去則有思去之一方稱者一口名徹於朝三任莫久内臺之副為古中丞畀以留務置之舊京倉廩豐盈不爽升龠韓滉在唐國計有託夙夜籌畫尚耻素飡報國不足公亦有言生居邉方習見軍伍每誓捐軀欲得死所推公之志論公之才俄止于此知公者哀朝廷念公卹典不薄祭葬以禮有司奉若重惟故里在於中州居斯葬斯不忘首丘忠信可交廉謹不取既見其人亦聞其語今則已矣不見

其人死生永别曷得而親嗚呼哀哉

祭外母朱孺人文

維年月日季女壻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柔毛庶羞之奠致祭於外母朱孺人之靈曰寬昔委禽今踰廿年高堂登拜數聆訓言白髮垂垂德容儼然去之京師濶阻山川起居何如封書問安使者未及訃音忽傳嗟嗟孺人持行實賢內助成家有赫門闌子孫森森美矣田園人匪富視惟義之全歲月幾何喪事連連悲傷既甚疾疹

莫痊凡此情事墓石已鐫孺人於寛毋道存焉啟殯有期薄奠几筵

祭亡妻陳宜人文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八月初七日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寛以柔毛之奠告於亡妻宜人陳氏之靈曰與子相處三十餘年我因而亨子實偕焉復來京師又踰一紀促我早歸無貪名位我聞子言中心然之豈料子病纏身益危言即不從子亦莫救所恨諸親不在左右

送子歸葬斯言不忘繫於史事顧復不償生不同歸死實可憫言及於茲悲痛何忍子尚行矣我終乞身臨穴而葬當共諸親子行無恐亦無我戀酒肴在筵非謂遣奠嗚呼哀哉

祭韓夫人文

於維夫人幼有女德來嬪于韓實為佳匹維都憲公有武有文宣力四方為國樹勳閫內非人公不能顧顧則縈心有勳曷樹公累進秩夫人與同龍誥在函遂沐高

封富盛顯榮孰不歆豔竊視其身自奉何儉公既不祿儉德益加閨門悄然人孰敢譁嗟未亡人俄以亡報告哀於朝維子之孝昔都憲公賜葬有墳有詔合藏以從良人仍命有司諭祭維腆卹典所頒爰視都憲靜專勤慎婦德可評宜躋於壽宜享其榮都憲在鄉偉哉先達薄奠遥馳忝居鄉末

焚黄告先考妣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十月乙未朔越二十二日甲

寅孤子翰林修撰寬謹以潔牲醴齊昭告於顯考府君
顯妣張氏曰壬辰之春寬忝史職三載考最仰荷推恩
封贈之典施及存沒惟我顯考拖疾拜命既易冠服奄
棄人間璽書繼頒不及親捧孤懷感傷未即奉告惟茲
恩典豈寬自致追慕尊慈極其勞瘁以鞠以教克長克
成昊天不弔先後棄捐祿養靡從痛恨無已茲謹錄黃
焚於墓所伏惟尊靈祇奉休命音容茫茫悲慕不絕嗚
呼痛哉

東莊奉安先考畫象祝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十二月某日孤子寬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於顯考修撰府君東城之下先世所基嗟嗟府君實生於斯迨長西徙門户獨持每念舊業東望興悲乃修乃復有年於兹樹有桑柳屋有茅茨有庭有圮有圃有池本原之地有大其規東莊自號用表孝思今者不幸遽焉棄遺靈輿長存沒且有知眷戀兹地寬氣必之乃奉遺象張之堂楣著存於心如覩容儀凡

此舊業不廢不隳曰維季弟肯搆肯𨀡一觴陳告聊寫吾私載聽載拜涕淚交頤嗚呼哀哉

上京告祠堂文

維成化十四年三月六日玄孫翰林修撰寬謹以牲醴敢昭告於四代考妣寬憂制既終例宜起復丙寅日吉已卜啟行維是遠違不勝攀慕

告二代贈官祝文

維弘治十一年歲次戊午十二月壬辰朔越六日丁酉

孫吏部右侍郎寛敢昭告於二代考妣曰寛無所能忝竊官禄實賴先德始克致茲乃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載考滿十二月四日荷蒙恩例推及其先顯祖考處士贈吏部右侍郎顯祖妣韓氏贈淑人顯考諭德府君加贈吏部右侍郎顯妣宜人張氏顯妣太宜人王氏並加贈淑人及妻宜人陳氏亦加贈淑人感激之餘悲喜交集謹具酒饌用申虔告

受誥祭告二代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八月戊子朔十二日己亥孫吏部左侍郎寬敢昭告於二代考妣不肖遠藉先德垂休於身叨佐銓曹倏經三載伏蒙恩例推及惟均乃於今晨獲受誥命祖處士府君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妣韓氏贈淑人考諭德府君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宜人張氏太宜人王氏俱加贈淑人誥詞煌煌並蒙褒美追惟先德實克承當謹録一通先備焚燎家祠塋墓自當轉行故妻宜人陳氏亦加贈淑人謹以酒

饌同用告

家藏集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五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錄監生臣周雲翮

家藏集卷五十七

明 吴寛 撰

雜文二十四首

吴越弔古賦

嗟予生兮好游泛扁舟兮夷猶渺江湖兮萬里儵然逝兮不可留緊世紛之泯濁兮惟山水諧其夙心覽九州之博大兮吴越僻在乎東南尋故都之遺蹟兮逝去此

而披宿莽江山依然其高深兮聊登臨以上下清暉娱人以忘歸兮亦惟懐賢以弔古念姬周之俶世兮二國始霸而圖王隣壤之不相能兮數勤兵以相當吳啟釁以名禍兮不暇計夫死生與存亡謂雖雪耻於夫椒兮卒致夫種之行成貪美餌而不悟兮羌自以為得計孰知鷙鳥之匿形兮將以肆其擊噬後四十年之有吳兮果符史墨之得歲噫嘻直臣疏兮佞人見親自古而然兮匪獨嚭之與員國滅亡而不救兮詎全委之於天般

鑒之不遠兮何無疆之違其祖武見毫毛而不見睫兮欲興師以攘取求附庸而不可得兮屈為楚之臣虜雖覆亡之有先後兮亦奚異乎吳之末路悲夫花落兮故宮草生兮荒臺社稷兮墟棘鷓鴣飛兮麋鹿来恃强力兮為國雖蹔與兮輒衰唯有德之不可忘兮歷千載其猶赫赫揆吳越之鼻祖兮實夏禹與泰伯逃荊蠻以讓國兮任洚水以為已責高風邈其不可及兮萬世猶沐浴其膏澤瞻清廟兮下車奠椒將水兮進趨適於越兮之

句吳歸來吾鄉兮遵先哲之坦途

咎鬚文并序

姬仲子始冠有問以年數者對之未嘗不以為詐一日覽鏡始悉其狀盖其過在鬚也為文以咎之

噫吾語汝鬚人之一身五藏是俱惟腎之餘乃為汝鬚汝鬚之生種類亦殊兩頰曰髯口上曰髭叶汝居口下其垂如胡然汝於人出必有俟不少不老不先不後而獨何故即為我有初焉萋萋勃然滿口綢繆連延紛紜

雜揉其容如林其豐若蔀其直如戟其蓬若帚既非清
眉之暎目豈若鬚髮之在首不取人悅徒增我醜見者
稱呼率加以叟即告以年罔不曰否既駭生客亦惑故
友陷我於詐舍汝安咎彼其耳目口鼻各有所司天君
有命奉職無虧汝鬚之生則異於斯泰然而垂百無一
為且今猶可逮寒暑幾易日月載馳汝將變黑為白如
抽繭絲感光景之迅速適足以增老大之悲我不汝咎
咎將安施言已忽見有人緇衣玄裳頎然長身率衆而

前自稱鬚鬢神曰我屬躁進敢爾有犯適辱切責度不可
脉脱容盡言九死何憾當夫張筵設几賓客交互讓汝
左席職我之故我何負於汝五達二岐步履從游讓汝
一武緊我之由我何負於汝宜叔而伯宜弟而兄以有
我在孰輕汝稱我何負於汝汝今顧以區區老少之故
咎我我負汝耶汝負我耶且耳聽目視鼻嗅口食雖為
汝役實為汝賊嗜彼臭味眩於聲色蠱惑心志曾無紀
極亦有人生不免襁褓得見垂白歡欣絶倒凡我有言

豈自斧藻和欒剪我而君臣義篤煮粥燎我而兄弟情真燃我於持燭之頃者可窺人之量拂我於會食之際者即受人之嗔怒之輒張足以壯將帥之勇氣撚之而斷足以役詩人之吟魂種以數莖而拜上相垂焉至帶而位元臣染我以藥既見詠於唐士纏我以帛尤足重於晉人閹寺薰腐之餘我即與之絕沙門寂滅之教我不與之親具此羣行汝豈弗知況我雖微亦汝親枝不敢毀傷古訓是遺我不汝咎反我咎為能削即削奚費

說詞少焉隱然不見仲子驚悟静言思之深自悔悞掀髯一笑歡好如故

湯媼傳

媼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别錫之氏世有從革之徳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實生媼媼少遇為燧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竊覸其所為塊處室中一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扣之曰媼何

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媪媪為人有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鈎距而緘默不泄非世俗長舌婦人比性更恬淡貴富家未嘗有足蹟獨喜孤寒士有名即往藜牀紙帳相與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名之媪至謙抑居下坐廣文揖而進媪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廣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頹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媪亦不怒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

自是廣文非媪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流清而不激甲以自牧即之也温惟媪能兼之以為知言媪復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獨卧别室迎致之媪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媪行仁之秋也何以拒為不得已一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非鐵石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温温自下起若飲薑桂附子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者也公子竒其效欲留侍終身諸姬患之相與讒於公

子曰媼雖知醫然晝伏夜見蹤蹟叵測其殆鬼物邪公子尚慎之媼聞而愠見曰吾平生號能容物至是不覺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温飽無求於世若輩粉白黛緑專以色媚人鬼物真自謂吾見若輩之殺公子也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如媼言媼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媼每春秋時輙為人棄置相會嘿然無怨言歎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媼自周歷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

人謂其猶處子也閲人雖多無可以當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媪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媪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愧無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加瘠幸為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媪言媪言甚愛我願卒聞媪之所以處世者媪曰昔在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日公悟曰媪殆謂我也

即謝事退居於洛後薨朝廷因有温國之封媪後壽益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徳所致不可誣也

端友傳

端友蓋春秋時衛人端木叔之裔端木叔好游莊周稱其維山川險阻無所不之者也嘗南游過五嶺至端州曰此吾姓也止之遂去木稱端端州即今肇慶是也歳久子孫分三族而巖居者差盛其人縁溪而漁多津而黑又其目或紺碧識者輒能辨之曰此端氏之良也歳

時有司常選其族人貢獻上方其遺才自負甚重往往老死溪山間頃有人携其昆仲四輩壯游都下句吳有成皿君者好古之士也方宦隱南宫一見契合延之上坐以爲吾取友天下未見其比遂定爲文字交他日東阜曰木生遇之曰是固端氏之良也吾識其資性已久特不知所以裁之耳因與之處加琢磨之功未幾皆有用壯方知名士如燕頑者未能或之先也生笑曰此所謂成皿者其爲人外若峭厲而中實温潤且不磷不緇

有堅白之德君愛之與手足等曰吾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昔尹公之他端人也取友必端吾志於尹者願終身結交因呼之曰端友而不名特作漆室貯之居閒無事數相與語其昆仲皆善臆對覺主人意倦輒更端焉一日主人將有文事名致之俄避席曰此非僕所獨能僕嘗識絳人陳玄因玄識中山毛穎會稽楮先生三人皆才士請與之俱其無所忌克如此主人好為此君傳神或時率三人供事左右無不如意有以蠟

材進者楮輒引退獨端友舉止自如玄頳皆倚重焉初三人善弘農陶泓及見端友始知泓之麤疎也遂棄之後三人相繼衰謝而逝端友巋然獨存盖其平日静厚有容而頳性鋭楮質薄故壽不及玄雖知守黒之説顧好面攻人過竟亦短折幸端友能念舊故每求三人者之後而提挈之以故其功著於儒林不絶素患渇疾醫有井華者治之輙愈盖知主人故鄉恵山有名泉甞念曰吾安能往飲以觧吾渇耶井華疑其侍人金注間之曰

古謂以金注者殙顛公勿行浸潤之譖可也乃用其治法如故其量固有容能含垢納汚然日必浴而去之有言其不及婁師德者曰吾既使其自乾矣不去人不謂我為貪墨乎其廉潔又如此論者謂韓昌黎為顛立傳如泓何人得牽聯書乃獨遺端友何耶或曰昌黎時端氏尚未顯故不知或曰端氏所居去潮陽甚邇昌黎嘗謫其地無不知之理或曰知之盖端氏非其人不交交則文雅士彼胥史駔儈之流何敢望其面如韓云官府

簿書市井錢債必不屑記注此其遺而不録歟其族人既有才具多出用於世莫知其名今寓於成皿君曰鐘曰喁曰黼曰黻匏翁曰歐陽子序端氏譜於端氏若有所不足而獨誇深溪歙氏為尤良夫韓歐為古今文章大家與端氏交最久猶不相知它尚何望哉惟眉山蘇長公以端氏出而歙之名文者始廢不用其人品髙下至是若定雖然吾恐起韓歐之爭端也故嘗竊評之曰端氏比德於玉有君子之道上也語曰硜硜然小人哉

抑亦可以為次矣其歙氏之謂乎

鶴臛解

人與鳥皆物也然人貴而鳥賤今人以鳥名人人必咈然而怒者惡其以賤加貴也司馬徽謂龎士元曰鳯靈鳥也士元有隱德差可儗之而非餘人之所可及則人豈皆貴而鳥豈皆賤也哉為鳯之匹者鶴而已昜以載詩以詠春秋左氏以録其匹鳯也固然而浮丘伯相之有曰聖人在位則與鳯皇翔於甸其匹鳯也益然矣故

世亦有以鶴擬人者若晉人謂嵇紹如獨鶴之在雞羣當紹時賤名檢而狹節信君子小人無以别白於世宜其有雞鶴之說也今吾師陳先生何乃亦以鶴臞自號耶葢先生生今之世可謂聖人在上矣官于京師可謂翔於甸矣而復有取於鶴者豈真以鶴之形類我之臞耶夫飢則臞飽則腴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先生居翰林有年矣俸有太倉之粟食有大官之膳何自而不飽則亦何自而不腴哉其必有說也葢事苟有樂於心則啜

菽可以飽否則雖八珍雜陳於前將不下咽矣是故先生之臞寛能言之朝廷清明百揆時叙先生一樂也不然不樂也學者皆賢斯文有托先生一樂也不然不樂也不樂則不飽不飽則不腴此鶴臞所以自號也歟若夫肉食而無墨素飡而伴食其狀魁梧其腹瓠壺猶自嚶嚶若鶯泛泛若凫附人若鞲上鷹攫食若道傍烏豈先生所謂鶴臞也哉已丑閏月十七日

已亥上京録

成化十五年己亥三月十日丙寅予服闋上京諸親友送至無錫者是夜宿錫山驛河下丁卯與李應禎夏德乾訪陳考功朝用盛布政時望秦太守廷韶暨李舜明施以清諸君午飲時望宅遂同游惠山朝用置酒漪瀾堂飲已廷韶復邀過聽松菴觀竹茶爐爐有瓦杓亦舊物也予出新茶使主僧煑之火始然而湯已沸又爐内坍土甚薄而外不燥可異予有詩是日熱如五月戊辰至常州時應禎别往宜興矣以風逆復來會同德乾訪

陸諭德廉伯飲其家已已應禎往宜興德乾別於犇牛庚午至鎮江時行李舟自白塔河出約至瓜州俟於江口辛未雨癸酉與儒士唐惟敬將游金山適顏澄之主事自北來遂同往游子約表弟瀹姪侍行入山主僧導飲第二泉歸坐其堂堂直長山僧請堂名因以翠几名之予與澄之皆有詩甲戌渡江寓瓜州曹氏乙亥雨丁丑至揚州晚飲沈時暘參議舟中已卯宿灣頭白塔舟始至夜至高郵暴風阻舟庚申會李僉都綱於盂城驛

辛巳過寶應壬午至淮安會平江伯陳鋭千都叅將勝私第午後二公具酒送至移風牐晚至清江浦邵文敬貟外吳文盛主事来訪晚過文敬公署登寄寄亭止宿西軒是夜大風雨文敬有詩予次韻荅之癸未留軒中題高彦敬山水卷卷長丈許竒蹟也夜始返舟乙酉渡淮宿崔鎮丙戌宿宿遷四月朔丁亥宿沙方淺戊子宿乾溝已丑過吕梁洪有詩庚寅至徐州辛卯大風晚始過洪有詩壬辰宿黄家牐癸巳宿下沽頭甲午宿上沽

頭乙未宿沛縣丙申雨大風宿沙河丁酉宿谷亭戊戌
宿師家莊己亥至濟寧徐仲山方治泉山東出候於公
館庚子飯洪天章主事畢與仲山同行謁闕里午憇昌
平驛道中有望嶧山觀泗河二詩昏至曲阜宿辛丑入
孔林祇拜先聖墓次泗水侯墓次沂國公墓退息於駐
蹕亭題名壁間而出南行經顔廟入謁已始至闕里謁
先聖廟殿為金章宗建禮畢衍聖公孔弘泰導觀先聖
手植檜云檜嘗被焚此其蘖爾大可三四圍旋文如繩

廟中石刻自漢魏而下多不可徧讀乃升延賔堂見三氏學諸生衍聖公邀飲其府自孔林至此予與仲山皆有詩晚抵寧陽宿仲山分司壬寅經汶上宿東平癸卯至安山時舟已行至此遂登舟仲山復送至上七級牐甲辰與仲山別宿魏家灣乙巳宿臨清丙午經甲馬營林朝信御史以廵河至會於舟中宿鄭家口丁未宿德州戊申宿連窩己酉宿興濟庚戌宿沙河辛亥宿直沽壬子宿桊村癸丑宿葉村店甲寅乙卯大風黄沙蔽天

泊和合驛河下五月朔丙辰至張家灣戊午入京城

為孟浩啟殯歛金疏

長洲孟浩宗遠出自名家遷居敝里歲在戊戌季夏二十日不意以一疾而卒家貧無子雖殯歛之費亦假貸於人茲欲舉葬先壠而妻女纍然計無所出維昔宗遠數造高門輒蒙厚惠使仁心無間於存沒見義事能全其始終幸哉𢷬周於棺必也金重於羽聊持短疏兼致訃音賢人君子當有不俟予言而慨然者矣

為何令欽金疏

蓋聞惻隱之心發於入井之孺子感激之事見於結草之老人豈因要譽而引手以援惟其報德而捐軀以亢斯言信矣於傳有之前樂會令何耕希尹久淹壁水年五十而得官再涉鯨波歷萬里而赴任三年守俸一旦除名衆方惜其無辜身尚罹乎餘禍在縲絏而非罪事類冶長有兄弟而若無憂如司馬弱僕叩圜扉而飲食或絶貧妻寄南海而音書不通旣乏緹縈孰為赴訴其

事適同令伯兼無强近之親使無田生之仁人徒有瘐死之惡曰爰求實惠聊假空言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辭十而受萬是為欲富乎謹疏

張氏建樓上梁文

伏以叔孫必葺去舍如始至之時公子茍完居室無畫美之意逮數閒之不足而重屋之肇興工省價廉或伐千竿之竹窮奢極侈可建五丈之旗風雨無憂星辰可摘惟勾吳故郡有張氏名家蓄詩書以教後昆藝黍稷

以給公上隐惟求志居必擇鄰胥口當門慨吳相伍貟於百世角頭接壤懐漢家四皓之一人猶嫌為陸地行僊直欲作風塵表物厥既得卜方鳩僝功木既無脛而梓人得魯公輸瓦豈有足而坃者為王承福度量於崇卑之際斟酌乎奢儉之間非方寸之木可高翼然百尺與萬閒之厦絶異聊爾三楹燕雀高飛雲山不礙升天擬夫子之猶可及近市陋小人之得所求爰上虹梁輒陳藻句

拋梁東碧瓦鱗鱗旭日紅千載吳王歌舞地休將高閣詑涵空拋梁西人倚危闌望欲迷湖水一杯春更緑眼前惟覺洞庭低拋梁南窓戶薰風細細含隅水分明開畫障高峰山色染晴嵐拋梁北萬里君門瞻上國杜陵野老句偏工雲近蓬萊常五色拋梁上舉首浮雲眞可抗始知韋杜詠長安去天尺五言非妄拋梁下使者臨門空勸駕下方塵土怕沾衣不是山人索高價

伏願上梁之後脫蹟凡近游心高明蟬蛻汚濁之中鳳

覽德輝而下登高作賦幸仲宣之少留懷古題詩服崔顥之寡和賞心樂事游目騁懷

哀流民辭并序

成化十六年九月不雨至於今年五月北方高亢旱乾尤甚野無麥苗赤地亘數千里流民就食者相枕藉死道上聞之可哀乃作哀流民辭其辭曰

嗟爾流民何去其土而不顧也莫不有室家亦莫不有墳墓也民曰有之豈不知居此而安兮適彼而無所附

柰遭歲之不易兮廹死期於旦暮幸吳楚之小康兮將呿口而待哺聊假息於涸轍兮冀升水之活鮒慨千百以為群兮相携持而南下朝攬采乎鳧茨兮夕竄伏乎宿莽彷徨於河濟之壖兮又乏舟楫之可渡對洪波而長號兮殆餓死而交仆嗟爾流民兮一至此哉爾其何辜兮遘此天災納之溝中兮孰手而推名此旱暵兮其有自來將征歛之無藝兮奪私家之蓄積將貢獻之爭尚兮擬正供而誅責豈駷牝之蓄養兮為軍興之未息

抑瓴甋之搏埴兮緣土功而重役維有司之奔走兮曾
赤子之不皇恤肆箠楚之强虓兮兼敗官而貪墨有一
於此兮災實名之嗟爾流民兮愚尚有知明聖如天兮
居高聽卑舉獘事而悉改兮行慎擇乎有司闢言路而
無塞兮來鰥寡之有辭令且蠲租兮已責勸分兮賑飢
寧汲黯之矯制兮遣富弼而拯危爾尚少須臾死兮被
漢詔之恩私

擬漢高帝求賢詔

詔曰賢人國之利器舍之非所以為國也盛世君臣遺後事上率用此道若敷求哲人旁招俊乂是已屬者海内禍亂朕率豪傑平之藉天之靈卒成厥功然天下平之武勇非得賢者安利之奚由傳之無窮朕早夜思得其人而士大夫懲艾秦暴莫肯效用不我求之彼亦安肯即我耶其令郡國博訪草野茍有其人禮遣上道以稱朕惓惓之意

擬宋仁宗令天下州縣建學詔

朕惟古者政事修而治化隆人材用而風俗美所以致此者豈徒然哉粤稽庠序學校之制建於虞夏商周之日葢欲聚學者誦詩書習禮樂養其德性明於倫理業成而用世道係之朕寤寐先王思繼厥美而志勤道遠有年於兹乃者開天章閣召執政大臣給以筆札俾條陳當世急務可施行者僉以建學育才為言朕嘉納之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士不於學校養之則雖有純明朴茂之資學何由成然養得其地而教之非其人教之

得其人而取之非其法亦有司者之過也其令天下州縣故無學者皆建學務舉通經有道之士以教授之至於試士勿拘聲病以為進退使學者得以騁其說焉夫建學立師以養人才於用之之先更制革弊以求人才於用之之際朕待學者之道亦至矣子大夫其何以副之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丁未歲作同年會請帖

茲擇正月二十日作同年會者佳節再臨畢官假於中

句之末清朝共立釐私情於一日之間僉謂故事之當修維其時矣强以薄勞而是效非曰能之掃門已自乎前朝燃燭尚宜乎此夜坐以叙齒而定固無所爭飲必盡量而休更須相勸詩歌既醉喜賔主之不分盟在久要期子孫之亦講敢云可坐而致尚冀不速而來聊代口陳餘期面教

記常熟曾氏

常熟曾汝翼自南雍來就教職作詩投予求見詩序有

定靖後裔之語詢之盖出宋公亮之後南渡後公亮四世孫懷事孝宗為丞相賜地常熟子孫因家焉汝翼云公亮告身雖缺猶在吳思菴有跋語甚詳懷無一字存者家譜為族人藏甕中埋於地久而發之上毀爛矣公亮與韓魏公同在政府其名已著懷位至丞相通鑑續編纂書之而宋史無傳不知何説也汝翼之父嘗任知縣家貧甚而汝翼且老今得桐廬訓導六月二日

記夢

癸亥歲以會典進呈將有恩命二月二十夜夢一人並立堂上一内臣從堂後出與揖若懐一帖子云查例何必多只一條足矣言畢即入時王濟之對立云已定乙丑日矣遂覺起視歴頭乙丑為二十八日大吉頗異之二十二日濟之邀飲為談其事至期早朝畢果召吏部部與手敕行寛有禮部尚書之命始知凡事前定非人所能為也

先祖諱某生元末性醇謹謙厚口未嘗出惡言里中稱為善士平生畏法不入府縣門每戒家人閉門勿預外事故歷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謫徙或死於刑隣里殆空獨能保全無事至永樂間無疾而卒年六十有四

先祖母韓氏出宋蘄王世忠之後王所居在蘇城南號韓家巷先祖母少時猶自故居出嫁性慈順當先祖沒時年已五十餘既除喪猶痛哭不已兩目遂盲撫教先父及鞠養長孫皆至成立

先父少孤且鮮兄弟遭家衰謝能自卓立以故居荒落稍徙而西遂拓其家以大凡親戚舊有恩及他貧窶者率購屋俾居其旁更給以衣食其嘗被侵虐者亦以德報之不計蓋平生惟務損己尤不能作偽故吳儒杜東原先生嘗作文贈之直書曰贈有德之士吳某序尤稱好禮如立祠堂置祭器必依古制及開家塾收書籍以教子姓等事里人視以為法而尊敬之者無閒年七十七以寬恭甲科入翰林受封甫及二月不幸下世

先母張氏少歸先父以姑目盲奉事益謹撫前室之子尤有恩意勤勞内助開拓産業傭奴千指衣食必均且贊成畀事甚多親鄰賴之人稱女丈夫不幸早世凡受恩之家哭之如失慈母其賢行至今人能道之

先繼母王氏静嘿安重内事悉倚諸婦怡然終日而已歸先父時父母既沒而家且在百里外歷四十年未嘗一歸年七十四而終以覔受封及以恩例蒙葬祭之典人以為賢德之報也

亡妻陳氏為吳中大家女家在閶門西號馬鋪陳氏少則端重諸姊妹不敢狎侮及歸寬和順明惠益守內則以生子屢失特為置妾竟得二子而撫愛如已出至待其母尤厚嘗勸寬仕宦宜知止足至今憶其言而愧之

與潘典籍時用簡

昨奉雅意畧述先德非敢望采入制詞但仗褒美以光泉壤庶幾不失之誣耳亡妻事畧敢亦附上蓋大賢如考亭朱子與陳君舉書且復及此不訝幸甚李謝二先

生處不再塵瀆乞知之草率不恭惟察不具

與謝祭酒鳴治簡

寛年既壯始獲登仕歷職三年以先人年高即乞歸省中道聞訃痛恨不勝惟先人以孤童自樹立純心厚德爲鄉閭所信服者無閒當治葬時欲求名筆以發揚幽潛自念孤露餘生設若進秩恩典尚有可冀乃敢忍死畧述數語納之壙中去歲忝以吏部秩滿遂蒙推及平生志願至是始遂今日益衰疲分當引去更無他圖惟南

望先塋碑石未樹此心惻然倘一旦溘先朝露則先人之心之德無以垂示後人不孝之罪大矣伏惟執事抱道退閒言出足以傳信而寬久辱知愛幸不斥絶如獲矜察慨然允賜豈惟揚先人之美亦可以釋寬之罪也往歲王存敬太守將以此託正以有待之故不果兹黄丈選便敢終仰凟情事廹切不暇他叙所有先人行録具在別楮惟是率易負譴莫逃切望覽擇下慰私懇悳

家藏集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五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賈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周雲翩

家藏集卷五十八

明 吳寬 撰

行狀述四首

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陳君行狀

曾祖均錫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妣某

氏贈正一品夫人

祖孟王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妣高氏

繼翁氏皆贈正一品夫人

父鑄封河南道監察御史母顧氏封孺人

貫蘇州府吳縣鳳凰鄉集祥里陳僎年四十五

狀

君諱僎字汝翼其先汴人後徙家于吳自太保而上代有隱德入國朝有建昌丞者君之叔祖天瑞也天瑞仕猶未顯至君之伯父少保僖敏公鎰始極貴僖敏方握臺印時門戶赫奕為吳中仕宦家第一其子姓尤盛君

生長貴族居諸子中獨以問學為事從里師鄭鏐受周
易晝夜講誦弗怠學既就緒郡邑將援例薦于上適監
察御史廬陵孫先生以提學至聞之曰是子秀異當自
取科第以世其家奈何憑藉氣力去作官耶寢其事而
從臾之學君感激奮勵益探索於經史諸書景泰元年
應應天府鄉試以第十四人薦司文衡者且錄其程文
一通以傳四方二年中禮部試遂登進士第觀政禮部
五年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階文林郎天順四年遷

四川按察司僉事為御史時數斷疑獄嘗有墜馬死者家人指為一人所殺其人被掠不勝將自誣服君覆訊之察其有宛色廉得死者故與之有怨其家緣此欲中傷之閱其尸果得墜死狀即日罷其獄行殿火民有盗其一木者吏比例禁中物以法當斬君曰此固行殿也豈禁中乎況所盗者煨燼之餘耳竟以減死論蓋君治獄必使人法並行故屈抑者多所平反然至于怙終者則亦未嘗少貸也南京龍江設提舉司掌鹽課官守商

賈往往賊賄上官幸縱其姦弊不問君實巡鹽一商從他人得君家書一紙轉致之冀識君君曰吾家書頎令汝輩持來耶答其人投書火中因痛繩其下以法無幾姦人斂手不敢犯他日謁都御史軒公公曰君非焚家書御史乎爲之稱歎四川僻在西南地雜蠻獠溪藏峒伏爲患無時朝廷亦既設備歲久人懈備弛賊日肆虐寇鈔城郭殺縣長吏君至成都聞有警率民兵二千直抵長寧戎縣勦滅而因以鎮撫之至則賊方聚衆數萬

據嶮阻勢熾甚殆不可當君曰賊勢如此而吾提孤軍入不測之地非計之得也乞師于朝上命同知都督府許貴將兵五萬擊之既破其寨君獨挺身入巢穴追擒餘黨百人獲其馬牛器械無筭被虜男女悉出之貴將移師君為前驅列營大壩不解甲者兩月復破其寨四十餘俘獲盜衆賊既平君建言蜀多小邑國家止立令典然二人或以事去職一旦緩急頋使他官攝之誰與致力哉其內江南溪以下二十二縣宜置丞簿一人撫

民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緣邊郡縣去京師尤遠吏至稍習夷情每三載輒考績去往返萬里動至累歲夷人得以乘間竊發宜通九載考之便又長寧戎珙與蠻寨鄰境而攻守缺人宜免宜賓南溪江安納溪民兵松潘征戍及緣邊漢夷民夫鹽井遠運使專攻守可也他如欲補軍伍設關堡置邏械諸事皆處之有法而為慮遠事未及施行明年夾江之花溪賊再發右僉都御史陳公以君練習遣行君至激勵士卒號令嚴明賞罰必信

人人為用命遂大破其衆既而漢州德陽彰明以次平所至降者君釋不殺一以恩撫循之御史上其功未報蜀既無事君書守備策會議貴州還至敘南背岸峩江水湍悍舟觸石破遂及溺焉成化二年四月十三日也年四十五娶周氏鄭府右長史璟之女封孺人子男四人曰浙曰汴曰沆曰沂女二人長許嫁朱穆次尚幼君為人孝友慈愛伯兄蚤喪趣令其孤漢就學而常資給之初無子子仲兄之子浙既得三子而遇浙益厚其居

官斤斤謹守尤以廉潔稱其行郡雖筆硯亦自持廪米稍餘遇郵驛衢路摧壞輒斥以善修之嘗督馬政江北歲滿瀕回同官或遺以墨三笏辭不受曰墨幸自足無煩相遺也其人媿歎君本貴富家子位既通顯以身許國其巡行邊徼出入行陳躍馬被甲毅然一介胄士功業著矣謂宜向大用而接武僖敏而卒至于此惜哉然君之死不可謂非正命也當王事鞅掌時見絲髮小害縮首萎腇不肎出一指力者皆是君獨不顧前後奮力

為之雖至于死死而盡其道者也夫惟盡其道而死謂之正命豈不然哉卜是年八月二十七日葬于吳山先墓之次將謁當代文章鉅公以圖其不朽寛其里人也謹為之狀如此

天全先生徐公行狀

曾祖文貞祖子俊考孟聲並前贈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

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丁氏並前贈武功伯

夫人

貫直隸蘇州府吳縣鳳凰鄉集祥里徐有貞年

六十六狀

公諱珵更諱有貞字元玉徐之先出伯翳為嬴姓國于夏殷周世周穆王時偃王誕當國以仁義得諸侯心後死彭城傳徐子章禹章禹被執於吳子孫散處徐揚間歷秦漢三國晉唐而下代有聞人公之先皆樹德遺時沉晦連世不仕至孟聲甫生三子以其仲有異質始教

從名師學即公也公年十二三入小學已能古文詞頴敏殊甚卓然出諸生上少長再學于都憲思菴吳先生學益進文益奇公時已有用世意慨然欲經濟天下其議論所發往往出人意表思菴曰子欲求仕乎乃率之見國子祭酒頤菴胡先生請授進士業時頤菴以事稱病不出坐卧一土牀雖親故至皆伏枕與語初見公頗以幼小易之既而使面賦一詩公援筆立就皆老成句頤菴為之蹶然起而循牀行極加稱賞遂以其業授之

公學未幾月即了其義宣德七年年二十三中順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有詔簡進士績學翰林為庶吉士數視列宿公與其列所以作養而期待之者甚至久之一日宣宗御便殿名所簡二十八人者親命之題試之上覽公文粲然成章擢居第一即日授翰林編修公之入翰林也一時前輩若楊文貞文敏諸公皆雅知公名而器重之而公不屑以文名也益欲為有用之學凡軍旅刑獄水利之類無不講求其法而一欲通之或曰公

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為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以公有遠大志宣宗崩預修實録纂述之際多所補益尋簡命修玉牒再還侍講英宗之世公思天下承平日久宜先時為外攘計上疏言武備事凡數千言所以制禦邊圉者殆無遺策上嘉納之及已巳之變京師戒嚴朝議以文臣分守要害地錫之璽書使行監察御史事而公得河南公視詔旨言于執政者必得便宜行事卒易書而行至

則作鎮彰德民時聞變相率竄匿山谷間公馳騎往招之而以郡縣吏素所得民者從行旬日還其家就業者數萬人遂糾義旅為京師聲援至者多太行羣盜公日親閱之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自相團結不籍其名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為之用既而寇遁去京師解嚴而公亦名還矣景泰二年充經筵講官明年遷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會河決山東之沙灣前此遣治者率築其決水大至築輙壞吏七年績用弗成饑

道既阻而役卒疲甚朝廷不知所為議舉可以治之者大臣乃以公應詔遂擢公左僉都御史以行于時運河水涸舟楫不通公始至適冬月水忽暴發舟人皆歡呼以為神水公乃謂其屬曰是役甚大且難非積歲不能成功彼數萬疲卒吾不能用也宜散遣以休息之吾與之期使來然又慮其遣於一日衆且生亂因量其地之遠近而日遣之道路寂然若無知者卒既去公乃乘小舟以究河之源流遂踰濟汶沿衛及沚循大河道濮范

還始度地行水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而來矣公因上疏言治水之策大意謂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

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為阻者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可之公因作制水之歸疏水之渠渠起金隄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于大瀦之潭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沚用平水勢既平命其渠曰廣濟歸曰通源渠有分合而歸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有九長

衰皆至萬丈其水既不東衝沙灣及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治既有緒乃作大堰其上截以水門絡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丈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既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師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蓋及三年而功成先是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公又奏蠲瀕河州縣之民牧馬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水患

既治國家至于今賴之歸奏朝廷嘉其功陞左副都御史及英宗之復位也以公有迎復功擢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與典内閣事未幾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禄一千一百石兼華蓋殿大學士典内閣事如故追封三代如公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公既感上知遇即以身任天下之事每奏對多至數百言上亦才公數開納一時寵遇既隆而曹石輩舊所與同功者始忌而疾之矣會監察御史楊瑄糾

曹石侵奪民田事上既曲宥之而曹石以為公所使也遂以事中傷公下之獄賴上之明出公叅政廣東公去數日而曹石恨不釋必欲置之死地復以事誣公致之京獄苦訊三日竟無狀適承天門災上感悟竟宥公為民金齒公至其地闢一室日惟玩易而已時有奏守臣胡姓者事詞連及公上察其誣不問居三年上益念公特使還其家公既還杜門却掃人罕見其面及曹石相繼敗死始出游湖山間以自樂買地林屋洞天將為終

馬之圖因自號天全居士今上即位覃恩海内詔賜公
章服閒居又九年以病不起實成化八年七月十五日
也年六十六公為人精悍短小目光炯然其論古今事
纚纚終日不倦而慷慨激烈音吐清亮聽者竦然其奉
命所至多所建白鎮彰德時問諸父老得岳武穆父祖
之墓于湯陰因具牲醴祭之以作義旅之氣復奏請于
朝即其地建廟以祀武穆治水之餘行視鄒魯間奏復
前元賜顔孟二氏田六十頃之沒于官者且增置二十

頃悉畀其嗣人以供祀事及既遭遇先帝大見於用方將盡展所蘊以行其志未及半載而遭讒被逐矣公之學自經傳子史百家小説以至天文地理醫卜釋老之説無所不通其為文古雅雄竒有唐宋大家風致晚歲文筆益老所著有史斷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娶蔡氏宋忠惠公襄之裔孫有賢行前封武功伯夫人子男一曰世良儒學生側室蘇氏出也女六人長適祝瓛次適王璪次適鄉貢進士蔣廷貴次適朱琇次二未行葬卜

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吴縣王遮山之原寛與公居同里而生後於事行有未盡知間得之學士大夫與公之故舊者數事謹為之狀以俻執筆者采而書焉成化九年春正月戊申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里生吴寛謹狀

賀復菴行述

賀復菴先生諱承字宗振復菴其自號也其先世次邑里譜亾不可考祖季昭始來自蜀居吴城之采蓮里遂為吴人季昭生公宣有學行洪武中任常之江陰儒學

訓導卒官大理評事娶錢氏里儒文則之女賢而知書生先生初大理官江陰時樂其風土因占籍焉既列官于朝以没未幾舉家相繼病死時先生生八年矣纍然無所歸官以土龕舁歸江陰依孫氏女凡女凡之姑素悍少恩數奴僕之先生年雖幼即自知奮厲乃復來吴中適舅氏鄞縣教諭孟書開講里中因留受業迨年稍長有司以力役趣還江陰至則裸身無一金之資其困苦有人所不能堪者邑有薛伯潤氏獨愛之因妻以女

而授以田廬先生雖日伍農夫而學業不廢宣德初朝廷方急軍伍同知蘇州府張徽率以重法逼平民從軍先生有怨家以某嫌名於大理公者諷里胥誣之先生不勝搒掠卒誣服既而盡鬻其田廬兩詣京師陳究狀事卒白猶隸蘇州衛終其身用是貧益甚時翰林檢討陳怡菴先生方致政家居令叅政祝公尚未仕兩家以親故相與衣食之稍獲濟而衛有撫軍黃姓者知先生闢館請教諸子及里之後生久之弟子行束脩以從游

者曰衆自奉既有餘而先生之子甫亦漸長乃悉以家事付之而專意於教授如是者餘三十年成化三年八月謂家人曰吾嘗以術推巳生辰歲在亥當死今其時矣至是疾作其子煑藥以進輒揮去越兩月竟卒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先生為人誠心不欺亦不疑人欺巳嘗理田事所入不問多寡或為家奴竊去亦不窮訊性介特寡交游雖婚姻家累歲不一至以嘗遭困阨故家且裕猶以儉約自持平生喜吟詠屬句對偶精切作字雖

卒然亦不苟配薛氏先七年卒子男二長即甫娶處士王用充氏之女次庸娶祭酒劉文恭公之女女一嫁諸燠孫男六慈恩息愈意應恩補郡庠生女六曾孫男二牧收㚟以明年戊子三月二十二日墓在吴縣胥臺鄉黄山之原惟先生少則孤貧壯尤顛躓而能清修彊學以立其身亦可謂善處變者矣至其晚節雖獲康適而卒老死行伍則其善行亦何以自見於世於是有賴於世之大賢君子銘之表之誄之以發其潛而永其傳焉

竟不文謹因甫之屬筆述其槩以請

亾兄原本行述

亾兄諱宗字原本姓吳氏世為蘇之長洲人先修撰府君長子也府君初娶同里居氏生吾兄居氏方免身而没賴祖母韓氏保護備至而繼母張安人更鞠之如已生迨長以大吾兄生而謹畏未嘗出門與里中兒嬉戲既入小學誦習顓勤不以風雨寒暑廢業年十七八先府君以少兄弟而家事方殷使分掌之吾兄於事輙能

治其治事左右簿籍雖一錢尺帛必謹記注久之出入歲月莫有能欺之者人以克家子稱之素寡交游倦酬應故或終歲不出里門里人至有不識其面者性復儉約室無妾媵之奉衣屨敝必更浣濯補綴以服之尤好潔所居汛掃拂拭日數次不厭而至于庋置器物亦必有常處葢其為人如此寛既竊科第仕於朝鄉黨以為貴顯矣然吾凡自處如前日絶無驕侈氣人益賢之成化乙未之秋寛得歸省而先府君不幸已棄諸孤凡弟

相見抱持慟哭孰意明年而吾兄亦以病不起嗚呼哀哉葢吾兄待人極和易終其身未嘗以惡聲加人故卒之日自繼母王安人而下哭之皆盡哀而傭奴輩亦有泣下者其生以永樂庚子八月五日卒以成化丙申八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七娶陸氏子男二曰奎曰龠龠習進士業女曰淑真適夏靖先卒孫女一將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四日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先塋謹述其事行請銘于仁人君子幸終哀而畀之

傳七首

牧野子傳

牧野子名覯字賔用姓閭丘氏所居在吳城西少好文吟詠不以事嬰家有田數頃牛數角奉二親暇輒牧于野或於牛背得詩則折竹簸而度之而叩角以自樂往來田畝間人見其所牧牛肥不與他牧者類也因問之法曰吾牧牛無他能也渴則飲之飢則飼之勞則休之寒作宫以禦之燥鑿池以浮之飼之飲之休之禦之浮

之而不飢不渇不勞不寒不燥也故欲左左欲右右唯吾是指而鞭箠不足用驅之耕則深而功倍輟耕則或飲或食或卧或立或奔或馴或鳴或舐而各適其適自不知其肥也吾牧牛以此聞者曰此善牧也因以牧野子稱之吏以自號云或曰牧野子負才具少出即有獲其肯辭公卿大夫之榮名而甘受牧野子稱邪殆有説也蓋牧野子生四十年尚無子而古有牧犢子者七十無妻無子與無妻等耳牧野子者自傷與之同歟或曰

牧野子與牧犢子不同也牧犢子無妻是自棄其子牧野子固有妻而年又不與之若安知其終不有子其不然也審矣殆將出而相君成業如古百里奚者牧野所以擬之歟牧野子皆不聽方驅牛於野作歌曰朝登於崗兮夕降于阿我牧我牛兮靡知其他載歌曰牛止吾居兮牛行吾隨我牧我牛兮餘非所知歌竟而去贊曰牧野子之為人不足疑也覿其作歌之意蓋安於牧而無外慕者也又其言足為為民牧者法使民牧者得若

人而用之則民庶幾其理豈不誠然良民牧哉顧令之牧民者反以厲民曾牧野子之不如此牧野子傳所由立也

周義士傳

義士諱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也曾祖壽元翰林直學士祖福五餘杭縣尹父仲彰不仕義士生五歲喪母葉氏賴繼母翟氏撫教稍長游縣學累試于鄉不偶以歲貢入冑監初試事已有廉謹名時戶部委勘天下錢穀

所遣幾千輩歸報多失實坐贓罪者什八九義士獨免初授永清縣典史居官廉謹益甚歲餘攝縣事方境內多盜捕治有法不濫及平民一縣皆安是歲旱蝗不為災俄而兵起藩府一時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比近義士極力為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相率逃散則自度不能有為佩印南奔將他圖馬道聞繼母之喪還家以禮葬畢乃糾義旅為勤王舉戰纔戎罷數日畧具則聞南師僭而天命去矣遂去匿編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即其

家械赴京師義士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朝廷終義其志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葢從輕典也居數年以其子代還屏蹟田園怡然自得後年八十而終孫源以監察御史擢知揚州賢而有惠政著循吏稱葢義士之澤云論曰史家有言臣各為其主用漢高所以不殺季布仁義之道葢兩得之觀周義士事其殆類此夫王原采周是修輩賴名公述作其事昭然在人有如義士誰知之者於是揚州以其平生授予則其大節在此乃取

以為傳既以表義士之志且愧世之為丁公而幸免者

莫處士傳

處士諱轅字遜仲號順菴其先為湖州莫氏後徙吳江之綺川宋有諱子文者登寶慶二年王會龍牓進士知廣德軍生若㫤嘉興録事參軍又五世諱湜號芝翁嘗以耆德名見高皇帝參大臣議事生三子長禧次禮累官至户部侍郎次祺處士禧之仲子也生當國初適朝廷方用重典御世俄逮其父子並繫詔獄處士時年十

一耳日夜悲痛願以身代父死理官試加脅誘語無反
覆遂釋其父而獨繫之父更稱冤闕下竟致瘐死事始
已時莫氏以貲産甲邑中所與通婚姻皆極一時富家
處士竊獨憂之每指同姓隸洱海衛者一人曰是吾族
也人莫測其意後黨禍起芝翁與其子侍郎公相繼死
于法餘謫戍幽閉一家無能免者而處士卒以嘗附册
籍免人始謂其智其兄完伯與其妻亦前以家禍病死
矣有遺孤二皆在襁褓間所以保護者甚至乃復變姓

名潛入都下竊其父祖遺骸歸葬于鄉盖冒法禁幾死者數矣迨巳卯改元家人並蒙恩宥歸而故居蕩然無遺處士身任勞苦再造其家字孤邺寡恩意備至痛念先世輒潸然淚下仍却酒肉不御者數年處士為人沉重寡言笑中有謀畧而寛厚能容不見涯涘里有葛琬者勇而酗酒嘗痏處士臂諸子執之將送于官處士曰此其人何足與較者釋其縳遣去琬恐益甚鄉人患之爭陳其殺人狀于郡郡守況公下里中使證其事處士

語人曰所言琓殺一家三人盖偶溺水死耳奚足罪琓聞之于獄中仰天號哭曰吾負莫長者矣後琓竟論死則聞諸子有力焉者為憮然不樂者累日富人沈文度莫之姻家也有女許嫁陝右劉氏已而文度坐事死家謫戍邊處士為收養其女于家或以劉道遠不復娶更求聘之不許卒備資裝適之劉視若巳女然馬華者與莫為鄰舉家死疫遺一子纔數歲人畏其疾弗之顧處士亦收養之至壯大每遇節序更給酒肉與之使祭其

先其厚德多此類不能盡録也處士少時嘗語芝翁曰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歲入租僅八百斛耳今吾家數倍於此獨不能為之乎翁深然之而遭家故願弗之遂平生以為恨其治家嚴而有法事必于古禮而行凡世俗淫祀一切屏絶其尤所惡者釋道巫祝尼媪之類少從鄉先生張子宜易九成游故聞見甚博而尤好讀史能歷論古今事雖老見格言大訓猶手自抄録平生動息起居悉有筆記歲久積成大冊下筆為詞章語

多可誦其年七十七而卒前卒精爽不亂口占三詩平生履歷亦畧可見於是親友追思其賢援古易名例私謚曰貞孝而配以先生稱之處士娶沈氏袁州太守昌三之女有賢行子男曰震登進士第由嘉魚海鹽二縣令陞建寧通判延平同知廉介端方不能與時俯仰凡秩滿始一還官令復歸老矣女二人長適雲南叅議趙忠次適士人沈滋孫男二曰由鄉貢進士授新昌訓導有文學次昊曾孫男女各一史官吳寛曰吳自唐以來

號稱繁雄延及五代錢氏跨有浙東西之地國俗奢靡用度不足則益賦于民不勝其困宋興錢氏納土賴其臣湛其籍于水更定賦法休養生息至于有元極矣民既習見故俗而元政更弛賦更薄得以其利自私服食宮室僭擬踰制卒之徒足以資寇兵而已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剗削殆盡盖所以鑒往獘而矯之也然聞之長老言莫氏在當時尚謹禮法而縣及之幸而得處士者用智全身以保有子孫繼取科第登仕宦孰

非處士一人啓之追數當時同被黨禍者其終何如然則若處士者子孫雖百世祀之可也

徐南溪傳

南溪徐公諱訥字敏叔南溪其自號也世為蘇之常熟人高祖珵元海道萬户佩金虎符曾祖愜祖豪邁不仕至正間傾貲集鄉兵禦亂居民賴之祖伯皋父孟明皆有隱操母鄒氏徐之先居邑之郃舍墅至愜祖始遷漁梁後復避亂于外及孟明之世還而田廬蕩然矣於是

公生亦壯不自安逸率其僮奴服勞農事家用再起以
治家非禮衣食雖足祇益爭爾若江陰嚴志道同邑計
蒙正皆閑於禮者相與為友事多講而行之閨門之內
嚴而有法凡釋道巫覡一切屏絶特采江州陳氏臨川
陸氏浦江鄭氏家範之可行者合百七十餘條為一編
又取古之同居者為集都御史思菴吳公修撰止菴張
公序其首以示子孫俾世守之又作堂曰崇禮每旦夫
婦同坐堂上子孫及諸婦序立堂下拜訖公大聲曰毋

聽婦言皆應曰諾復令少者讀孝弟事實數章而後退如是者葢四十餘年子孫受教無敢違者公以儉德聞于鄉服止絶布每曰一錦綺之費至米數石省之可濟十餘家之飢奈何弗惜令都御史恪其季子也幼嘗服綾亦怒之良久乃已婦有歸寧者或服織金曰服是勿入吾門入則當火其衣于庭如范文正公家也其儉如此客至無不延欵然行酒有節人信其儉不為異或迂議之者故薦公長鄉賦以困之民更服其公正而事率

集時大理少卿熊公槩巡察江南一時豪民剪除殆盡獨識公稠人中詢以民事公應對合宜甚見稱奬平生義舉視力所及即為之當歲飢鄰里告于公傾所藏不足遣人糴麥江北得六百石悉就舟次散給他如發廩假貸不收其息者時有之不足紀至于貧家婚喪及生產急難所以周給之者不可悉數量尤有容豪猾或誣以重法者事雖竟白然人以為深讎公當不能忘也思菴吳公特書唐婁文貞公贊遺以諷之公即刻諸齋壁

終身不復校自少好學迨老猶喜讀史上下數千年事
與人評論如指諸掌正統巳巳享年七十四而終初以
恪仕贈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後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配周氏及側室張氏俱贈淑人子男八慎愷
悌懷忱懌悛恪慎愷懷俱義官忱由鄉貢歷古田長寧
知縣恪登進士第歷工科給事中湖廣左參議河南右
叅政左右布政使至右副都御史孫二十一人曾孫四
十二人玄孫缺人

論曰世謂吳俗侈靡觀于徐公之為人豈信然哉蓋其持身以勤儉實有魏唐遺民之流風治家以禮義又若齊魯諸儒之質行其意蓋欲舉三代而還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壯哉海虞將百倍于此宜其有人如公也惟其隱處不仕其法止傳於子孫其惠止及於鄉里不能盡酬其志是以君子惜之然公有子奉命巡撫政澤所被何啻千里竟以直道自信不容於時賴天子保全之而功名益顯蓋公之教云

許孝子傳

孝子名坪字時正姓許氏婺之東陽名家也孝子生則知孝稍長其父光令從師遠方習舉子業以母時方病痼辭曰母病兒可去左右耶即去方寸已亂學果能成耶父嘉其意乃已凡母病發孝子輒抱持流涕見醫藥弗效則籲天願以身代母疾竟减及以壽終居喪哀毁骨立以父在恐傷生為强進食飲俄而其父一夕以中風卒痛恨不及醫禱號哭擗踊絶而復蘇為不食者累

日及食悉却滋味既葬廬于墓墓林木茂密周匝數里多猛獸穴其中孝子攀木悲號入夜不絶聲親知勸之曰子固孝其如遺體何始日一往哭之至遇父母忌日猶哀如初喪故郡中皆稱孝子孝子平生不獨為孝其義事尚多不及載云史官吳寛曰東陽許氏予嘗知其家世在晉有孜既以孝稱至宋有瓊復以節著元則有大有業儒而隱今復得孝子何許氏之世有人也孝子從弟故鄉貢進士塤予昔識之獨未識孝子其友太學

生馬逢原特為予談其孝行乃筆而為傳盖予之職業在此至于他日行旌表之令則有司之事非予所能及也

僅齋居士傳

僅齋居士長洲人姓吴氏名瑄字元璧僅齋其自號也大父曰文質永樂間為浙之樂清令循良篤厚人稱古君子居士少稟高資超軼不羣從師講業未畢其説而意已解為文初習場屋體及讀漢唐人制作曰文當如

是落筆語即不俗游郡學有聲視前輩瞠若不顧提學使者較藝必居上第顧數舉于鄉不偶歎曰此非有司之過也吾業高而不熟耳郡中歲當貢一人于禮部居士强就例曰吾乃為貢士耶入太學名益起成化初順天府行鄉舉竟中選再從禮部試復不偶久之謁選銓曹得黃州通判令南京工部侍郎海虞徐公參議湖廣知其名索其文數篇置行囊中遇好文者輒出示之於是藩臬官皆待之加等初授通判人謂其職治田賦非

跅弛士所宜至則益事事民見其不苛刻吏感之賦入

率以時居三年言於上司曰某不願仕矣飄然東歸買

宅閶門西市中即其後築別業日為溪園之樂客至或

不冠帶曰吾已棄官矣幸恕我蓄古器物數種時出以

娛客或扁舟出訪故舊歲不一輕造郡縣門人以是高

之居士為人簡易直率言無隱情與人辨論必大叫見

拘拘翦翦者不欲與語曰吾性不耐是也或有過面斥

之衆知其無他亦不怒也在黄州時遣人拾江中石子

百枚遺予予曰此蘇長公故事也作長句謝之往歲予還吳中居士與信陽守施君煥伯同過予相見道舊事皆皤然以老居士曰君知吾者能為我傳其平生乎予曰若能以古銅白潤筆當如命曰吾寧無身後名白不可無蓋居士素惜此物予故調之耳及是其子建亦取鄉舉就試春闈道其父意噫此吾故人也安忍負之

贊曰孔子思魯之狂士而謂鄉原為徳之賊所謂狂士孟子以琴張曾晳牧皮當之三子蓋孔子之所思若鄉

原則原壤之流乃所惡者也居士其為琴張曾晳牧皮歟其原壤歟必有能辯之者夫年未六十輕棄其官如棄敝帚焉即此賢於今之人遠甚此固不待辯者他尚何論哉

蕭節婦傳

蕭節婦者諱靜專越之會稽人也其父曰胡季舟先生母曰董氏節婦生而端重婉嫕敬共女事父母愛之嘗曰生子何必男有如靜專者可使去左右耶乃為擇贅

壻得里士蕭貴貴字用和故蘇之長洲人先世以仕宦居越為人賢而志學與節婦處甚宜居歲餘季舟先生方分教松江以公事如京師未至百里有盜掠其衣裝用和適侍行遘病未愈加之驚悸遂卒節婦既得凶問慟哭連日夜意不欲生其父母曰汝不識吾不汝遂行意耶令汝縱為良人死獨不為父母計耶節婦感其言而止當是時節婦年甫十八生子纔六月耳即誓曰吾當上奉父母下為蕭氏守此兒遂屏膏沐躬布素泊然

閨中人莫見其面後季舟移教蘇學滿任謂蘇爲蕭氏故土也携節婦與其子居之及子既長節婦日督之學以成父志遣入鄉校爲弟子員蓋久而成名即今聊城教諭綬也綬先爲靈寶訓導節婦享其禄養者已十年今年七十康彊無恙人以爲天道之報其節云史官曰節婦之失其夫年則少矣而其一節至于五十餘年之久志則堅矣然而朝廷屢下旌門之令獨於節婦遺之此豈非有司者之過耶以是推之吾知窮鄉僻壤如節

婦之為人而遺之者多矣雖然旌門所以勸于一時而傳其事可以埀之後世吾恐人以有司者之責責史氏也故特書之

家藏集卷五十八